

永恒的逼视

重写一篇序，却有写墓志铭的感觉。埋葬的是自己的小说，或者，写小说的自己。

最后一篇小说，就是收在这个集子里的《悲剧脚本》，是 16 年前写的。记得那年瑞芳枫仔濂的矿场发生灾变，联副的症弦先生要我写一篇“小说”。枫仔濂灾变现场的记忆犹新：抢救人员忙着接电加装抽水马达，现场灯火通明，老爸也跟去那儿帮忙，很没有效率，可能也没人理会他的大呼小叫。矿务局一个官员跟记者说可能没有什么生还的人了，“因为……”他说：“他们名字的笔画都不太好。”

而，就在大约五十尺外，阻绝“闲杂人等”的红色塑胶绳旁，一个奥巴马却绝望而认命地在为矿坑里的儿子烧脚尾钱。儿子的儿子跪在一边，从制服的学号看得出是四年级，十岁吧，表情是一脸疑惑、好奇以及因为围观的人多而不得不撑出来的严肃、正经；当时正是薄暮，微雨，燃烧的冥纸随风翻飞，火光时明时暗，是一个悲剧场面的绝佳氛围。我本能地从包包里抓出相机，焦点放在奥巴马的眼睛和下巴之间，等待她把冥纸放入火中，不得不移近身子时，脸部下沿便有足够的光让我按下快门。

等待中，奥巴马不经意地看了我一眼。
只是不经意的一瞥吧，对我来说，却就成了永恒的逼视。

那眼神极其复杂，像是礼貌的致意，像询问、质疑，像埋怨，像咒骂、轻视、敌意……甚至哀求，或者，同情——同情这个正以“兴奋”的心情企图抓住自认为杰出的一刹那的无知的旁观者。而，这个旁观者却正是出身自这个悲剧场景的自家子弟。
后来，我把相机收了起来，此后，直到现在，除了孩子，除了家庭生活之外，我不曾把镜头瞄向其他人。

几天后，我写了《悲剧脚本》这篇小说，因为解除了“虚构”之外，我根本无法掌握真正的情绪和文



字进入真实的人间。

小说登出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在中影上班了，从此与影像为伍，从此任何文字的终极目标都是为影像服务。

16 年后的现在，父亲过世了，枫仔濂的矿场早就不见了，相机的长短镜头都早已发霉了，机身虽然完整，但连卷片器都生锈失灵了……

而那个奥巴马还在吗？我常想起她的眼神。她大概永远都不会知道，当年那么不经意的一瞥，却让一个人从此和他人生的一个阶段永远地告别。

《特别的一天》当初远流要出版时拖延了许久，拖延的是我自己，理由正是那种已然决定告别，何必留下痕迹的心情。后来，是当时小说馆的主编陈雨航把所有稿子收齐、打字、校对、编辑完毕拿到我家，我唯一要做的是写一篇序，没想到，我还是照延不误，结果，是好友小野为我写的，许多人都说他的序比我的小说好玩。我当然也这么觉得。

这回，远流再度重出《特别的一天》，理由是什



么我不知道，不过，我猜，大概是他们知道这个人要再写小说已经很难了吧？干脆就用这本书做这个作者的告别纪念。如果是，我这个序就真的是墓志铭了——是留给自己的小说和曾经写小说的自己。

铭曰：躺在这本书里的文字和作者一样，面对可能的礼貌的致意，或询问，或质疑，或埋怨、咒骂、轻视、敌意……或者同情，都只能无言以对——因为两者都已经死了十六年了。

你是那一树一树的花开

写在志摩去世四周年

今天是你走脱这世界的四周年！朋友，我们这次拿什么来纪念你？前两次的用香花感伤地围上你的照片，抑住嗓子底下叹息和悲哽，朋友和朋友无聊地对望着，完成一种纪念的形式，俨然是愚蠢的失败。因为那时那种近于伤感，而又不够宗教庄严的举动，除却点明了你和我们中间的距离，生和死的间隔外，实在没有别的成效；几乎完全不能达到任何真实纪念的意义。去年今日我意外的由浙南路过你的家乡，在昏沉的夜色里我独立火车门外，凝望着那幽暗的站台，默默地回忆许多不相连系的过往残片，直到生和死间居然幻成一片模糊，人生和火车似的蜿蜒一串疑问在苍茫间奔驰。我想起你的：

火车擒住轨，在黑夜里奔
过山，过水，过……

如果那时候我的眼泪曾不自主地溢出睫外，我知道你会原谅我的。你应当相信我不会向悲哀投降，什么时候我都相信倔强的忠于生的，即使人生如你底下所说：

就凭那精窄的两道，算是轨，
驮着这份重，梦一般的累赘！

就在那时候我记得火车慢慢地由站台拖出一程一程的前进，我也随着酸怆的诗意，那“车的呻吟”，“过荒野，过池塘……过噤口的村庄”。到了



第二站——我的一半家乡。今年又轮到今天这个日子！世界仍旧一团糟，多少地方是黑云布满，粗着筋络往理想的反面猛进，我并不在瞎说，当我写：

信仰只一细炷香，
那点子亮再经不起西风，
沙沙的隔着梧桐树吹。

朋友，你自己说，如果是你我现在坐在我这位子上，迎着这一窗太阳：眼看着菊花影在墙上描画作态；手臂下倚着两叠今早的报纸；耳朵里不时隐隐地听着朝阳门外“打靶”的枪弹声；意识的，潜意识的，要明白这生和死的谜，你又该写成怎样一首诗来，

纪念一个死别的朋友？

此时，我却是完全的一个糊涂！习惯上我说，每桩事都像是造物的意旨，归根都是运命，但我明知道每桩事都像有我们自己的影子在里面烙印着！我也知道每一个日子是多少机缘巧合凑拢来拼成的图案，但我也疑问问间的排布谁是主宰。据我看来：死是悲剧的一章，生则更是一场悲剧的主干！我们这一群剧中的角色自身性格与性格矛盾；理智与情感两不相容；理想与现实当面冲突，侧面或反面激成悲哀。日子一天一天向前转，昨日和昨日堆垒起来混成一片不可避免的 background，做成我们周遭的墙壁或气氛，那么结实又那么缥缈，使我们每一个人站在每一天的每一个时候里都是那么主要，又是那么渺小无能为力！

此刻我几乎找不出一句话来说，因为，真的，我只是个完全的糊涂；感到生和死一样的不可解，不可懂。

但是我却要告诉你，虽然四年了你脱离去我们这共同活动的世界，本身停掉参加牵引事体变迁的主力，可是谁也不能否认，你仍立在我们烟涛渺茫的背景里，间接的是一种力量，尤其是在文艺创造的努力和信仰方面。间接的你任凭自然的音韵、颜色，不时的风轻月白，人的无定律的一切情感，悠断悠续的仍然在我们中间继续着生，仍然与我们共同交织着这生

的纠纷，继续着生的理想。你并不离我们太远。你的身影永远挂在这里那里，同你生前一样的心旋转。

我们的作品会不会长存下去，也就看它们会不会活在那一些我们不认识的人，我们作品的读者，散在各时、各处互相不认识的孤单的人的心里，这种事它自己有自己的定律，并不需要我们的关心的。你的诗句我所知道的，它们仍旧在这里浮沉流落，你的影子也就浓淡参差地系在那些诗句中，另一端印在许多不相识人的心里。朋友，你不要过于看轻这种间接的生存，许多热情的人他们会为着你的存在，而加增了生的意识的。伤心的仅是那些你最亲密的朋友和同兴趣的努力者，你不在他们中间的事实，将要永远是个不能填补的空虚。

你走后大家就提议要为你设立一个“志摩奖金”来继续你鼓励人家努力诗文的素志，勉强象征你那种对于文艺创造拥护的热心，使不及认得你的青年人永远对你保存着亲热。如果这事你不觉得太寒伧不够热气，我希望你原谅你这些朋友的苦心，在冥冥之中笑着给我们勇气来做这一蠢诚的事吧。

（原载 1935 年 12 月 8 日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）

（本版书摘选自原名图书，标题系编者所加，有删节）

一周书讯

《爱情力学》



作者 韩东
出版社 重庆大学出版社

爱、绝望、虚无是韩东写作中一以贯之的主题，并且在这样的主题表现中渗透着一种忧郁、感伤。在该书中，韩东穿透自我坚硬的外壳，冷静而执著地审视爱情，揭示其虚妄和荒诞，对一见倾心、本能的爱、偶像崇拜、爱情中的自我、爱与恨等等爱情活动中的心理定式或者成见，给予了颠覆式的分析。这是心理分析，更是哲学思辨。它是个人化的，带有几分偏执、极端，但更为直接和坦诚，并且由己及人，揭示爱情是人类普遍的难题和困境。

《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》



作者 骆以军
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这是一个完全未曾存在过的故事，还是另一种生活之可能？小说家的次子，在 35 篇未来时光的预言书之中，在荒诞、戏谑、温情，引人入胜而又令人忍俊不禁的故事背后，缓缓剥离、拼凑，构建属于自己的、颠倒错乱的身世。这是骆以军写作至今最为轻松、幽默、温情的长篇作品。他发挥出了“会讲故事的温柔暴力熊”这一读者印象最深的特质，处处流露出以往罕见的戏谑与温情，以温润幽默的文笔和引人入胜的故事，书写着关于记忆、遗忘与追寻的同样充满传奇色彩的主题。

《倒退的年代》



作者 意安贝托·艾柯
出版社 漓江出版社

《倒退的年代》收录艾柯的数十篇专栏文章、演讲词、会议发言和短篇小说，相比其前一部小品集《带着鲑鱼去旅行》，本书以时代的“向后倒退”为主题，展现出艾柯更加外在的“大”世界，其中随处可见那种“管尽天下事”的欧洲古代文士品格。在书中，艾柯将诸种攸关世界走向的重大问题拼贴为一幅“倒流”的巨型画卷，审视“千禧年”的焦虑，解读“新战争”、极端主义、新保守主义的崛起，犀利嘲诮正在兴起的“媒体民粹主义”，批评对人民意志的扭曲。